

謝靈運的詩與玄

——從《辨宗論》中的“宗極”與“憑無”讀謝公山水詩

鄭澤綿 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

莫辨百世後，安知千載前。

且申獨往意，乘月弄潺湲。

恒充俄頃用，豈為古今然。

摘要：從玄學與佛學在“宗極”問題上的論爭史看，謝靈運《辨宗論》是玄學基於“得意忘言”而融合、超越佛學的努力。謝靈運不僅借用了王弼的“體無”，而且開創了“憑無伏有”的思想，其“物我同忘”的思想開程顥《定性書》之先河。謝靈運山水詩之美的原因不在支道林的即色游玄或慧遠的淨土信仰，而在《辨宗論》，謝靈運是玄學的殿軍，也是早熟的禪宗。其思想有“佛性普遍”和“頓悟成佛”，卻無“平常心是道”，導致一顆早熟而孤傲的賞心必須獨自面對“頓悟無階梯”的千仞絕壁，這反而成就了一種新的崇高感和詩歌精神。謝靈運使月作為超越的崇高之象在中國詩歌史中首度出現。上古的“天地無限、人生有限、且樂只今”的舊詩歌基調，被轉換成“彼此對望，當下一瞬，便是永恆”的新模式。

關鍵字：謝靈運 《辨宗論》 山水詩 玄學 禪宗